宋鑑

十四之五

高宗

共二十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四

宋紀

高宗皇帝 三

戊午 八年 金天眷元年○西遼咸清三年○夏大德四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守罷。時帝以樓炤言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悍禦強敵。陛下席未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動動之苦。

胡安國進春秋傳

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金班女直小字○二月。帝如臨安府○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

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先是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三月。以仲儡為

秦檜入相

嗣濮王○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

晏敦復憂姦人相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金以韓昉為翰林學士○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五月。王倫及金使烏陵思謀来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恣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時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宗雋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来○金以經義

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時玠僑寓于衢○王庶自淮南還庶素有威嚴。及視師。坐壇上。自大將已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延趨受命。拜賜而出○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秋七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八月金始須行官制○金以所都會寧為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遼舊云○九月

金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冬。

十月。劉大中罷○趙鼎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故罷○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

秦檜主和議成

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

韓世忠諫和議

耶○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乞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許。及（金）使張通古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

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乞斬秦檜詔貶銓監廣州都鹽倉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辯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

曾開不草國書

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芘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然猶慮群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實。館職胡珵。朱松朱子之父時為校書郎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可。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

李綱諫和議非是

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

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慘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案

胡銓抗疏極言和議之非

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

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

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

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卿。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

胡銓乞斬秦檜孫近

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二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

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貶竄宜興進士吳師古鍛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晁敦復謂人曰頃言槍手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尔他日何所不至耶○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是不聽遂求

罷。從之○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牓諭及金通和○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為侍御史莫將為起居郎。不敢拜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之。朝論大駭。吏部尚書張燾。率侍郎晏敦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義官。燾終不易前論○作慈寧宮以皇太后韋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與金和赦

宋

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

張浚言和議之非

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惜今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

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曳狀。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

岳飛言和議之非

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辯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嗾手燕

吳璘聞和不樂

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蹕入。秦檜益怒。遂成讎隙。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以王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割地界使○

范如圭責秦檜主和之非

遣判大宗正事士儴乃了反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以尹焞提

尹焞以和議非不拜

賜內侍謚

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初賜內侍藍安石謚。宦者有謚始此。

○二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以李綱為湖南安撫大使。張浚為福建安撫大使○以郭浩為陝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璟為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地歸之○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以孟庾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李世輔自夏來歸

○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閒者。世輔應募有功。庶大奇之。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戒世輔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兀术授世輔知同州。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慨高原。望追騎益多。與撒离喝

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徹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徹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即以二十萬以文臣王樞。武臣移吪為陝西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宋。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辭。王樞移吪不從。遂擒之。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遂歸

○六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五國城

○夏國主乾順卒。

子仁孝立○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恩之。為

張燾言金讎萬世不可忘

作廟以奉焉○竄澧州推官韓紃于循州（以上書論和議之非）○以孟庾燕東京留守○士儳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檜患之。遂貶○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

金人執王倫

為秦鳳經略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陜○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及金人執之○秋。七月。以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池○(金)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王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兗國王宗雋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宗雋皆伏誅。以撻懶屬尊。又

不問。出為行臺左丞相。居燕京○金以兀术為都元帥○金以杜充為行臺右丞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撻懶等復謀反。伏誅○蘇符如金賀正旦也○冬。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監公佐還○嗣濮王仲儡卒○十二月。李光罷。以與檜議不合故也

庚申 十年 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春正月。以莫將為迎護梓宮奉迎兩宮

李綱卒

綱鼎為遠人所服

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為南渡之偏安耶。惜哉○二月。

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夏四月金蜀國公銀木可卒○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金人分道南侵。兀术至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金兀术以歸地。于宋為非計。遂與幹本定謀。金主乃如燕京。命兀术自黎陽趣汴。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聶离攻山東。李成攻河南○金冊李仁孝為夏國王○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葛王烏祿。太祖之孫。許王幹里朶之子。金李成侵西京。

留守李利用棄城走○金撒离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金烏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术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术走還汴。順昌圍解。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泗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

劉錡議守順昌

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聿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

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輮埋城上。又徹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麾畢。而

錡備守禦

金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人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先是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糞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輮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

劉錡敗金烏祿

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古弔反。大呼也。高聲也。如市井冤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笳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翟瓊。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錞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

劉錡大敗兀术

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丈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来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

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他歷反跳趯也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頴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鎬果為五浮橋於頴河上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喪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来疲弊鎬士氣閒暇敵晝夜

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

劉錡順昌之捷

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攔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敗。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

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所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珎器悉徙而北。意

諸將敗金兵

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于扶風。扶之○岳飛將牛皐敗金人于京西○鄭浩使鄭建充敗金人于醴州。扶之○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金撒离喝于青溪嶺。撒离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儴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

諭岳飛班師

師。時飛遣將分布經略。而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指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

韓世忠敗金人

成閔大敗金人于淮陽軍○岳飛及金

岳飛敗金人

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閏月。張俊使宋超敗金人于朱家村○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于涇州○岳飛使張憲敗金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晟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于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韓世忠使王勝復海州。金人來救。勝大敗之○王德復宿州。遂會張俊于城父。金烏祿

及酈瓊棄亳州遁去。俊入亳。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

安置趙鼎于潮州

○安置秘書少監趙鼎于潮州○秋七月。岳飛使張應。舍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之也。初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擒之

地者。無不力為之○岳飛大敗金兀术于郾城。先是飛留大軍于頴昌。命諸将分道出戰。自以軽騎駐郾城。兵勢甚鋭。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来。飛戒

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多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金兀术侵潁昌岳飛使王貴敗之時兀术既敗于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縣與之

楊再興戰死焚箭鏃二升

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兀术引兵還汴

○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

岳飛敗金兀术於朱仙鎮

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絶。金人大恐（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岳飛大敗金兀术于朱仙鎮。兀术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州。金復取潁昌淮寧府蔡鄭州。飛固辭職。不許。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歸衆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

岳飛銳意恢復中興

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盡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

秦檜詔沮飛功

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忙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

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
廢於一旦。乃自鄂城引兵還。民遮馬慟
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
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
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
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
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
术敗于朱仙。欲棄汁而去。有書生叩馬
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

河南地復陷金

貶張九成等

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兒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八月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

差。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

詔世忠班師

首選。及為邢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楊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春渡淮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鎮○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州。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冬十月。金撒离喝取慶

陽府。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〇十一月金封孔子後封孔子後瑞為衍聖公時金主方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瑞。遂封之〇十二月金以阿离補撒离喝為左右副元帥〇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遂以女直奚契丹之人。徙居雜處〇以知郴州劉頴為御史中丞。劾秦檜主和議。出為淮東提刑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〇西遼咸清六年〇夏天慶二年春

正月金兀术入壽春府。遂渡淮入廬州○詔楊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師江州○金主初服衮冕○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兀术退師昭關。德又敗之。遂復昭關○詔韓世忠帥師援淮西○楊沂中。劉錡。及金兀术戰于柘皐大敗之。遂復廬州。初兀术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援之。錡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于廬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

柘皐之捷

衝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兀术以柘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鎬進兵與兀术夾石梁河而陣河邊巢湖廣二丈鎬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翌日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鎬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陽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

兀术驚見順昌旗幟

擊諸軍皷噪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于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术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〇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〇

金主親祀孔子

金改封道君皇帝為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公。故遼主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一日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兀术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

秦檜以計罷三將兵

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金人耿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遂皆帥師還鎮○岳飛帥衆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金兀术自渦口渡淮北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楊沂中還師臨安○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

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世忠。俊。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故有是命○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五月。置兩淮江東西湖廣京西四道總領軍馬錢糧官○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金太師領三省事幹本卒（幹本自天會初。即當國事。議禮制度。興學選士。治曆明時。皆幹本啓之）○六月。以秦檜為尚書左僕射。

無樞密使○羅劉光世兵。以為萬壽觀使。光世尋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顧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張俊。岳飛。還自楚州○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至是二

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知荊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罷知温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

飛屈已下俊

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辯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

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嶌軍。飛義不肯。俊弗悅。俊又欲脩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

金兀术遺檜書令殺岳飛

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万音木其卨音屑）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蘄而不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

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璘枝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

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盖習不視。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

吳璘復秦州

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衙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

張俊薦劉子羽

迓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之。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諸將各還鎮。胡世將惟浩歎而已○詔復劉子羽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張俊嘗為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至是俊為樞密。遂薦其才。故復用焉○莫將還自金詔以劉光遠為金國通問使○冬。十

秦檜張俊謀陷岳飛

月金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兀朮遣光遠還。要重使會稟議。秦檜奏遣良臣往）○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

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即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

岳飛就大理寺獄

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

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

秦檜傳會岳飛獄

韓世忠心不平

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高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它。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

心不平。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吊民伐罪之師。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

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咸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陟降反）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

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爲界

精絕○金人取濠州○邵隆復商虢陝州○十一月。范同罷（秦檜惡之故也）○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于藤州○魏良臣及金蕭毅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爲疆。以唐鄧二州界之。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今宋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

秦檜殺岳飛岳雲張憲

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鑄至汴。見兀术遂入會寧 ○詔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以畀金人 ○秦檜殺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

飛死金人酌酒相慶

飛天性忠孝

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既以必取中原滅讎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

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

岳飛軍令嚴肅

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須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

飛以寡敵衆

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呂東萊曰 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

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籲天語出書經。籲音裕。呼也。

進封建國公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金衍聖公孔璠卒。子搢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

胡世將卒

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金改封劉豫為曹王。○三月。放判大宗正寺齊安郡王士儴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夏。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熺等及第。秦檜無子。以熺歌妻兄王

煥尊子燾。養之南省擢燾第一。檜以為嫌。故以誠之為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〇以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〇金使劉筈來。以哀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〇金主立其子濟安為太子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諳班勃極烈即位。至是始正名位。定制度焉〇脩臨安府學為太學〇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〇沈昭遠如金〇初置榷場于盱眙〇金主宴群

復竄胡銓

皇后韋氏至自金

臣于五雲樓金主自去年荒于酒。諫者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然未嘗止也。至是日盡醉乃罷。○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于道州○以吳璘為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秋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故竄之。○八月。何鑄罷秦檜以其不附會岳飛之獄。悉之○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宮○鄭剛中以商秦之半畀金人。葉方山

和尚二原。以大散關為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于龍德別宮○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以郭浩為金房開達四州經畧安撫使○楊愿如金賀正旦○金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冬。十月。葬徽宗及顯肅

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之。尋改曰。永祐。○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十一月。貶何鑄為祕書少監。以其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羅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脩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

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羅歸〇詔祕書少監秦熺。脩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子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己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

〇孟忠厚罷〇十二月癸丑太子濟安卒

○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癸亥 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 春。二月。作景靈宮于臨安○三月。築太社太稷壇○築圜丘○夏。四月。頒鄉飲酒儀于諸州○閏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后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 王次翁罷○五月 金 初立太廟社稷○六月。程

行人洪皓等歸

克俊罷○秋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人還。餘皆物故。惟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為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

洪皓言檜無中原意

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遣江邈奉迎累朝神御于温州。○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瑗解官持服○冬。十月。奉安累朝神御于景靈宮。○

求遺書

十一月。有事于圜丘。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顏曄来賀正旦○初營田于關外○建秘書省○求遺書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四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五

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四

甲子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三年○夏大慶元年 春。正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

金殺行人王倫

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作太學及國子監。即岳飛第為之。太學凡十三齋○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彥禮。韐次子。子翼天性孝友。平居閱書不自睽。誨子弟諄諄。胷次洞然。與人交淡而耐久。心計精敏。長於理財。至閒善聚斂者。則深惡之。其為州。必與令約曰。公事勿彼此。第簡易。毋擾民。可也。凡聽訟。甲乙迭問。

理徹而情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常曰。馭吏何必嚴威。顧令奉行文書。勿與吾事足矣。深惡浮屠氏之學。其書亦不觀也○夏四月。作渾儀○禁野史秦檜慮為人所譏故也○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參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于平江府。以李椿年領其事○使烏延和來賀天中節○六月。黜配太學生張伯麟于吉陽軍。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秦檜怒故也○九月。以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

陽政為利州東路安撫使○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冬。十月。何蘧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十一月。徙李光于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僉書樞密院事○刻帝書六經于國子監

刻六經于國子監

乙丑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二年　春。

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壕爲恩平郡王。○夏。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丙辰 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西遼紹興五年 ○夏大慶三年 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毀淫祠。○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夏。五月。作景

金殺字文虛中

鍾○金右丞相韓企先卒企先欲為相。每為官擇人。專以培植奬勸後進為已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之臣。號多君子。稱賢相焉○高麗王楷卒。子睍立睍。乃見反。日見也。又胡典反。日氣也○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為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欲因金主郊天。就刼殺之。先期以蠟書来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

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師瑗皆遇害。闔門無噍類。○秋。九月。以何鑄爲金國祈請使（請國族也）○金劉豫死。○冬。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忠顯公韐之長子也。仕至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子羽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爲

盡死。其為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緩急叩門。無愛于力。振人之絶。傾貲倒廩。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放張浚于連州

放萬壽觀使張浚于連州。先是浚因

彗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大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

張浚上疏得貶

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與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四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何若罷○以段

貶洪皓于英州

趙鼎被檜沮不食而卒

拂參知政事○夏四月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秋七月召鄭剛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琱權四川宣撫司事時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忌之○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先是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酏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

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焞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惜其見忌于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焞為稱首焉。○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秦檜竄
李顯忠

戊辰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七年○夏大慶五年春。二月。設拂菻○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熺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罷四川宣撫司。以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孫而

幹本之子也。為人儁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與金王同為太祖孫。遂悚覬望。蕭烙傾險敢決。○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亮結納之方僉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為左丞相○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事○金太師領三省事兀术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忘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术。則日就衰弱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术一人而已○十一月。徙胡銓于吉陽軍○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

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西遼紹興八年○夏天盛元年春。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先是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金主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官舍。死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金主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然。金主不悅。故出亮○秋。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九月金復

亮既得政。益邀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懽心○夏。五月金黜

召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用。由是逆謀益甚 ○冬。十月 金主殺其弟

金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胙王常勝 ○十一月 金主殺其后裴滿氏 后自元术既沒。其后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積怒于后。遂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納于宮中 ○十二月 金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史臣贊曰 金熙宗之世。境內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

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禍
馬

金主亮追廢其故主亶為東昏王○金主追謚其考梁宋國王幹本為帝廟號德宗○召隱士劉勉之不至

施全刺秦檜被殺

庚午 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九年○夏天盛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親鞫

之。仝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磔。陟格反。裂也）○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皇太后（幹本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及金主弒熙主。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衛之）○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余堯弼（金賀即位）如以秦檜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于峽州。先是秦

編管李孟堅

安置胡寅

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顏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王攘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効之故貶○夏四

月。置力田科。〇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玉為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寺胡里甲等。擊鞫。

徙張浚于永州

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辮。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于景靈宮。○六月。加秦熺少保。○秋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

伺察之○金以蕭玉參知政事○九月。
甯太常王簿吳元美于容州○冬十月
金主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平章政事
李吉甫工部尚書謀里野。夷其族。於是斜
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
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三年
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
為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三月

金營宮于燕京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閒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二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靡焉○夏五月金主納其宗婦于宮○秋七月。以曹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九月。巫伋還自金言金人不許所請○冬十一月。余玠弼罷

秦檜竄楊煒

壬申 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四年

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梅容州。秦檜意也○貶直龍圖閣葉三省于筠州。竄監都作院王遠于高州。以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复僉書樞密院事○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殺其夫崇義節度使烏帶。以定哥為貴妃○九月。章复罷。冬十月。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竄從政郎

楊煒于萬安軍煒嘗草書議和戎非便故也

癸酉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十二年○夏天盛五年 春三月 金 遷都于燕。改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金 以蕭裕為右丞相○夏四月 金 太后大氏卒 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謂金主曰。徒單后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吟徒單后偕来。我死必迎致之。當如事我○

五月。以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〇金 主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〇冬。十月。宋樸罷〇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〇十二月金 主納其叔母阿懶為昭妃。召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于濟南。烏林荅氏自殺。時金主恣於淫泆。於宗族姪女。無所忌恥。皆與之私。又召烏祿妻烏林荅氏。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

甲戌　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

○夏天盛六年　春正月　金蕭裕謀反伏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延禧之孫　○三月。竄何允于英州　○夏四月。以孔摠襲封衍聖公　摠。玠之子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　金始置交鈔庫　○六月。史才罷。以魏邸遜僉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振于池州。以符行中代之　○以秦埠脩撰實

秦檜二世領史職

錄院。壎。檜孫也。是年舉省試殿試。皆為第一。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壎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嬉語。遂擢張孝祥第一。降壎居第三。至是脩撰。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加秦嬉少傅。封嘉國公。○金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嵐知饒州洪興祖。

嵐洪興祖

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于昭欽州○竄通判武崗軍方疇知雷州。王趯于永辰州。秦檜怒疇通書于胡銓也○西遼王夷列卒。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

自號承天皇太后

乙亥 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七年

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芮燁于化州武崗軍○夏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

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

熊羆。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故改。○秋七月。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寺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

檜陷五十三人於死地病不能書

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

秦檜死

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遺表有云。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懽。盟謹國是之搖動。

贈申王。謚忠獻。擅居相位。凡十九年。劾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擅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又陰結內侍。及監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

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以湯思退兼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治秦檜姻黨。安置曹泳鄭億年于遠州。竄莫汲等九人于嶺南。兒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主迎其太后徒

單氏至燕○十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以士㑺為嗣濮王。令詪(音郎)為安定郡王(二王自令廕士㒟卒後。秦檜不與繼封。凡十餘年)○十二月。詔復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郴州。胡銓于衡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為四川制置使。符行中免○金

金汴京大

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丙子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八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安定郡王令諲。讓封于其兄令衿。詔從之○金以蕭王為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事以邊事已定○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勳于遠州。勳上書言金人必舉

沈該万俟卨入相

欽宗崩于金

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淵聖皇帝崩于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浚會有母喪。念天

下事。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適有星變求直言。浚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于金。疏進。万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〇金主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于燕之大房山〇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

丁丑 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西遼崇福四年○夏天盛九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四川制置使蕭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代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十月 金 初鑄銅錢 先是正用前代錢也 十一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 金 賀正旦也

戊寅 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西遼崇福五年○夏天盛十年

春正月 金主杖其諫議大夫楊伯雄 金主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矧思阿補。至是病死。追封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私議可乎。乃杖而釋之。○二月。以

孫道夫還言金人南侵

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為辭。湯思退不以為然。（金主語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主嘗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

作損齋

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遂遣使籍其諸路丁壯充軍○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輵（音曷）為嗣濮王○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冬。十月【金】營宮室于汴京○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禁科賣鹽

貶孫道夫

己卯 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盛十一年 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繇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二月 金 造戰艦于通州○三月。立限田差役法○ 金 大造兵于諸道○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縣州。先是道夫使 金 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

湯思退
陳康伯

名爲兵端。道夫對曰。彼殺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對帝輙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以王綸爲(金)國奉表稱謝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復以令詪爲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于諸路○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尙書左右僕射。康伯

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〇以李燾為幹辦公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至是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

中。聞燾名薦之翰林學士脩國史周麟之。言知雙流縣李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札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

韋太后崩

○皇太后韋氏崩年八十。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勿令知。第來白朕

南侵

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監使祈寧以諫

立普安王為皇太子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二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進封建王。更名瑋。先是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帝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帝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

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繫人心。不可無也。帝復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嗣儲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

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

以恩平王判大宗正寺

翰墨皆絶人〇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璩。判太宗正寺名號始定〇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帥舟師平之金主命文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〇夏。六月。王綸罷〇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〇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

事。朱倬參知政事〇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〇賀允中致仕〇冬。十月。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〇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賓之憲典。遂奉祠〇初行會子〇徐度如金賀生辰也〇以張一俊監

廣州都作院橫渠先生五世孫也

辛巳 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西遼崇福八年○夏天盛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三月。以楊楮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徐度還自金。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金主南侵還京汴

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遣使徵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佥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強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又佥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〇夏四月金使高景山来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之喪。〇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以陳康伯言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故也。時宿將無在者。唯

劉錡在荆南。因召之。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詰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六月。以劉錡爲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剌窩斡反

金人殺宋遼宗室

初金主徵兵伐宋。使牌印燦合如西北路。盡佘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燦合畏罪不敢言。移剌窩斡遂反○金主遷都于汴○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秋。七月金大括贏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氏之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周麟之有罪免。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即沂中至都堂議

魏勝復連水軍海州

舉兵。又請待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師。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康伯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之。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宿遷人魏勝。起兵復連水軍。及海州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壯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連水民翕然以聽。

金主弒其母大舉南侵

遂取海州○以成閔爲湖北京西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徒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遂弒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九月金主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纛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

吳璘敗金師

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金徒單合喜侵黄牛堡。吳璘敗之。復秦隴洮州。先是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侵黄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援以方畧。以援黄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

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〇夏淩復泗州〇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友直。傳州高平人。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以歸宋。聞金渝盟。遂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克之〇冬。十月

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

時金遣蒙恬鎮國攻海舟。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國。軍聲益振。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守滕衆告急于勝。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知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勝步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水。砦中食乾糒。殺半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

李寶魏勝敗金兵

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總管李寶。遣子公佐覘賊。至海州。遣人報之。寶遡風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遂俱至次于唐島。○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于淮陰。初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輜畧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初金

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訥里朶之子。而太祖之孫也。初封葛王）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金主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

金世宗立

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祿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祿。是為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劉錡將王權之師潰于昭關。錡帥師還揚州

王權師潰

金主亮遂入廬州。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金蕭琦入滁州

陳康伯備禦

○吳拱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益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

金主入和州

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金徒單貞入真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

左督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鄰阿撒二人。率舟師先濟。温都奥剌。馬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

和州。會尚書省令左司郎中兀不喝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

劉錡敗金師

宜先發其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壯還。南壯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以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屯蕪湖○劉錡使員琦禦金人于皂角林。大敗之。斬其將高景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成閔復蔡州○王彥復虢州○十月。召張浚判建

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師。○金人侵仄洲。劉汜禦之。敗績。葉義問自鎮江如建康。

張浚赴急

劉汜敗績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

初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洲。劉汜以克敵弓射却之。乃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劉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主亮遂趨揚州。乙亥。金主帥大

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
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
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
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
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
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
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
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
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

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兀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兀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蔵精兵待戰。其二蔵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

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敲殺之。允文犒

將士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歎

劉鎮死節

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〇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鎮死之〇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訛里朵為帝（廟號睿宗）〇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即師還鎮江。時金主至揚州。允文謂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是時金人屯重兵滁河。造三牌儲水深尺塞瓜洲口。揚存中成

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鶻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為戰艦焉

劉錡卒

○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

金將無敢當錡名

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以成閔爲淮東制置招討使。李顯忠爲淮西制置招討使。吳珙爲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金人入泰州○金人弒其主亮于瓜洲。先是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

虞允文
檄金師

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刺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謀克。百夫長也。猛安。千夫長也。猛安

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運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乙未。元宜等

金主被弑于軍

帥諸將以衆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金主取

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收其妃嬪及李通等十餘人皆殺之

史臣贊曰 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

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金 都督府遣使来輸平○十二月。楊春復廬州○以李寶為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夢自荆襄帥師北去○晉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

帝幸建康

州○帝如建康府。先是張浚至建康。即

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〇金

師渡淮北還〇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虞允文方之裴度

鎮江。允文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〇劉錡復泗州〇李顯忠復和州〇金王雍入燕〇帝次于鎮江府〇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壬午 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〇西遼崇福九年〇夏天盛十四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

虞允文請戰

○帝至建康府。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金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而以建忠為郭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以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

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府。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瘞欽宗重于臨安之招賢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金主嘗

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又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

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又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

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金放蕭玉敬。嗣暉。許霖等于田里。誅特未哥。及其妻高氏（討輔金主亮為虐者也）○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雞○楊椿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洪邁如金。先是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

洪邁使金不屈

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

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主。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吳璘使姚仲等復河源。會熙州永安鎮戎軍○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郤之○金追廢故主亮為海陵郡王。謚曰煬○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脊○金立楚王允恭為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

張浚措置兩淮
脊古慎

忠主管侍御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玠主管侍衛步軍司。○罷楊存中為醴泉觀使。○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為秀王。母張氏為王夫人。○朱倬罷。帝還建康。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自安。力求去。○帝遂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先是帝

帝禪位于皇太子

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新安胡氏曰 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則

論宋武功不競

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曾無係戀。所以為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

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自國初至于慶曆。又自慶曆至于熙豐宣靖。始終不競於敵而已矣。建紹百戰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盛於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善乘之。豈但

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惜哉

陳桱按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胡銓復官

張浚力陳忱復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用也。○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初帝手書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

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

朱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

功○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

劉珙使金

虞允文罷

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〇詔汪澈視師湖北京西〇劉珙如金告即位〇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〇趙撙復光州〇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〇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實

雖止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兀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兀文還兀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兀文知太平〇金完顏思敬獲移剌窩斡斬之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

金師次于汴

徙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敗之。金主復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謀衍。窩斡尚有衆八萬。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敗之。窩斡刺僅以身免。欲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都監思敬。其黨悉平○冬。十月。葉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金蒲察世傑侵德順軍。吳璘拒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帥師次于汴京。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帥師次于睢陽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忠義

總戎事。居南京節置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事。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

張栻言恢復

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矣○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召張浚子栻赴行在。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五